

XIANG GANG LU XING MOU SHA AN

香港旅行谋杀案

《日》斋藤荣 著
雷 音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参加假日旅游团从香港归来的谷口一下飞机便猝然而死。之后，一桩桩神秘事件迭出不穷——年轻女郎的失踪，仓库中的断手包裹，邮包里的死人毛发，河水中的不明来源的氰化物……老练狡猾的罪犯尽管费尽心机，但终于在水田副警部缜密精确的侦破推理面前露出马脚……

DP 77/16

香 港 旅 行 谋 杀 案

〔日〕 斋藤荣 著

雷 音 译

高 地 校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 京 东 光 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194,000
199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6,000 册

ISBN 7-5039-0637-5/I·327

定价：3.60 元

斋藤荣和他的推理小说

(代序)

雷 音

斋藤荣 1933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大田区神奈川县。他还
在上高中的时候，即与石原慎太郎合办过同仁杂志。后者为
著名的政治家、作家，1955 年曾以《太阳的季节》一书获“芥
川奖”。斋藤荣 1955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在横
滨市政府中供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过着公务员的
生活，一边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1960 年，27 岁的斋藤
荣参加“宝石趣味俱乐部”主办的短篇小说征文，以《星上
的杀人案》获佳作奖；1962 年，在新设的宝石中篇奖角逐中，
斋藤荣以《只有女人的房间》一文获候补奖；次年，他的《梅
巴尔》入选《新人二十五人集》；同年，《机密》又获第二届宝
石中篇奖。斋藤荣不以此为满足，以坚韧不拔的执著向“江
户川乱步奖”进军。1963 年，他的《爱与血的复活》，1965 年
《爱与血港》（后改名为《爱与火》）两次评为江戸川乱步候补
奖。斋藤荣再接再厉，终于在 1966 年以《杀人的棋谱》荣获
第十二届“江戸川乱步奖”。这六年来锲而不舍地追求，体现
了斋藤荣的创作历程，也体现了他的性格。

青年时代的斋藤荣是江戸川乱步狂热的崇拜者，其后又迷上了小栗虫太郎的作品，他刻意模仿、学习、借鉴。但他终于意识到，只有创新、搞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路才有前途。1970年，37岁的斋藤荣已步入中年，生活阅历及创作经验日臻成熟。他这时创作的《密道谋杀案》，1972年创作的《N的悲剧》、1973年创作的《日本哈姆雷特的秘密》，均以选材精明、推理缜密而超凡脱俗，受到一致好评。同期创作的《日本列岛SL谋杀案》及其他六部长篇小说，使他一步步登上推理小说创作的荣誉殿堂。

纵观斋藤荣的创作道路，可以这样说，他早期的作品围绕夫妻、亲情之爱，而显得委婉动人、感情细腻。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意外性渗透于日本人的情绪之中”；而《杀人的棋谱》、《王将杀人》、《黑色王将》等作品，基于作者大学时代参加棋社等团体的经验，以高超巧妙的写作技巧，将日本人普遍喜爱的棋纳入创作范围，因而引人入胜；至1969年，以《红色幻影》为转折点，斋藤荣则主张“不论是情节或故事，其本身就必须隐藏着一个谜，要有一个崭新的结构”。这使他的推理小说步入一个新天地。

至于这部《香港旅行谋杀案》，作者以我们生活的舞台展开情节，使读者如置身其间，倍觉亲切、自然。由于以写实为创作手法，将读者带去一道参加旅游，而增加了趣味性和真实感，仿佛刚下飞机便猝死于出租车内的谷口就是你的一个旅伴，你理所当然地想知道他为什么而死。作者将此悬念贯穿全篇，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读者的探究心理，而后一桩桩似乎毫无关联，其实却有内在联系的神秘事件迭出不穷——年轻

女郎的失踪、仓库中的断手包裹、邮件里的毛衣和人发、河中发现不明来源的氰化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到最后，经水田副警部抽丝剥茧般地侦破推理，事件的来龙去脉才呈现于读者面前——这也正是这部推理小说的迷人之处。

愿读者能喜欢这部小说，喜欢斋藤荣这位推理小说家。

目 录

斋藤荣和他的推理小说 (代序).....雷 音(1)

第 一 章 寒冷的时节(1)

第 二 章 疑惑(18)

第 三 章 蜜月旅行(29)

第 四 章 水田副警部的回忆(42)

第 五 章 有毒的河(62)

第 六 章 忘年会(90)

第 七 章 分尸案(113)

第 八 章 亲切的陷阱(151)

第 九 章 遭难(173)

第 十 章 死者的旅行(204)

第十一章 通关(235)

第十二章 破绽(267)

第十三章 观光旅行到此结束(284)

第一章 寒冷的时节

“今儿晚上怎么这么冷？好像已到了严冬了嘛……”

昭和四十×年11月末的一个深夜。出租车司机神里清透过车窗，望了一眼一片黑暗的前方。车内放有暖气，玻璃因此雾茫茫的，可见外面的气温相当低。在朦胧的前方远处，突然间一个红点急剧上升，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这该是刚起飞的喷气客机上的灯光吧？

这辆出租车正朝东京国际机场急驶着，由后照镜看到坐在后座上的客人，很像是个商社职员。这个人大概是要前往机场迎接搭乘最后一班国际航班机回国的人吧？

由于此人未带行李，这一点不难判断——神里不由自主地想道。

到达机场时，车上的钟表指着23点10分。

“好了，就在这里停。”

还没有到机场大厦门口，车上的乘客就说。由声音听来，这个人似乎很年轻，同时也相当性急。坐出租车到车站或机场的客人当中，这一类人可以说不少。开出租车已有多年经验的神里对这一点当然很了解。于是立刻停车。这个客人付完车费就头也不回地向大厦方向跑去。

对出租车司机来说，坐车到机场或饭店后，这样的客人

是最受欢迎的。这是因为立刻会接另外的客人。

神里将车子慢慢开到出租车搭乘处去。此刻等候乘车的人相当稀少。看样子，最后班机已经到了很久，大部分旅客都走了，现在正是一阵空当的时间。

轮到坐神里这部车子的是两个男人。神里为他们打开了车门——。

“这两个大皮箱，劳驾你放到行李箱里去。”

其中一个急急说了这么一句话。

神里从司机座上出来后，不觉哆嗦了一下。夜风好冷！还好在他“极东交通公司”的制服下面穿有毛线背心，不然，这么寒冷的夜晚，没有大衣怎么受得了呢？

客人交给神里的是国外旅行用的白色大型皮箱。

在红色车尾灯的照射下，看到挂在皮箱上的印刷标牌。上面的字样是“爱特利亚饭店”。

（这一定是从香港、澳门回来的罗？）

一下子就能作出判断，这是他多年经验的缘故。两只皮箱一模一样，由此可见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更观察到这一点。

回到司机座上后，神里突然蹙起了眉头。

刚才和神里说话的这个人把另一名年轻人塞进车里来。前者不但衣着整齐，还穿着黑色风衣，而后者却仅穿着开领衬衫和运动上衣而已。上车后，黑色风衣被脱下来，披到穿开领衬衫的年轻人身上去了。

神里之所以蹙起眉头，这是因为穿开领衬衫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烂醉如泥的缘故。四五天前曾经载过一个酩酊大

醉的乘客，这个人后来呕出的秽物把车里搞得一塌糊涂——神里实在不愿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到国外去观光旅行，看到酒就拼命喝，现在的年轻人，运气实在太好了——）

神里心里有些愤懑。他活到40，连日本国内的风景区还有很多没去过呢！

“我们要到横滨……请你由纲岛街道穿过去，那边的路我会告诉你。”

后座上传来客人的声音。这是把黑色风衣脱下来的那个人开口说的。他长着方脸，眼睛炯炯发光。

神里点一下头就踩了油门。两名客人另外还有四个手提行李，其中两个搁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这两个都是蓝色布包。挂着肩带的两个布包上印着的是白色的SNAP字样。下面更可以看到NTB这几个字。

这两个人显然是参加SNAP旅行团，前往东南亚观光而刚刚游毕归来。

NTB三个英文代表的字是Nippon Travellers' Bureau（日本旅行社）。这家颇具规模的旅行社主办的SNAP观光旅行。在国内旅游界的名气相当响亮。

“谷口，振作起来，到横滨之后，我会立刻带你去看医生的。”

眼光炯炯的这个人以异常紧张的声音，说了这样一句话。看样子，另一个人的状态似乎不同寻常。

神里起先以为这个年轻人是由于喝酒太多，所以不高兴。不过现在，他已知道自己完全误解了。

这个瘫痪着的年轻人，上车后连半句话都没有说过。

要是酒醉，多少也会发出呻吟声才对。

“谷口！……你怎么啦？……谷口！”

中原街道刚过时，这个大眼睛男人似乎发现情形不对，发出了尖叫的声音。

瘫痪着的这个年轻人大概是姓谷口吧？

“先生，你这位同伴是不是生病了？”

神里再也无法保持沉默，眼睛虽然朝着前面，却向后座的客人询问。

“真要命！这个人——他是我的朋友——他说有点不舒服……现在好像不省人事了！”

神里听到的回答声音有些紧张。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舒服的？”

他只好问了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上你这部车子之前。谁想到一下子就不省人事了——”

“这怎么会呢？是不是喝了酒？”

“酒……”

对方似乎有些愠色，嗓音却提高了：

“他哪是酒醉？只是人不舒服而已。会不会是得了什么急病？真让人担心死了。”

这个人掀开披在病人身上的黑色风衣为他号脉。

“咦？！”

——突然间一句尖锐的叫声。

“怎么啦？！”

神里由于不安，急急问道。

“这个脉搏……好像要跳不跳的样子。不好了！……对不起，你把车子停下来，开开车内灯好不好？”

这个人的声音都变了。神里反射式地踩了刹车。车子好像刚过大纲桥。窗外一片荒凉的河堤景色。

“是不是病得很厉害？”

神里一边开车内灯一边说。

这个眼神令人畏惧的青年刚一翻开病人的眼睑就失声惊叫了——

“他……他死了！”

内科医生佐久间大五郎和住在附近开皮肤科诊所的沟口医师下围棋，直到晚上 11 点多。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佐久间唯一的娱乐就是下围棋。生性敦厚的沟口医师虽然对围棋并不入迷，然而每次佐久间相邀，他也乐得陪他对弈几局。

这一晚两人从晚上 8 点开始下五盘快棋，在轮流先下子的情形之下，佐久间赢了其中的四局。

“天气突然冷起来了……”

要回去的时候，沟口来到门口，不由自主地说道。

“行走夜路，请多小心。”

佐久间露着微笑悠然地说。此刻的他正为今晚的胜利陶醉着呢！

沟口回去还不到 5 分钟，就有人来按门铃。叼着纸烟的佐久间正在收拾棋盘和棋子。

“急诊？”

这样的猜测闪过脑际。晚间10点到11点以及清晨5点到6点这段时间对开业医生来说是“头痛时间”。因为这是急诊病患者常常光顾的时刻。

门铃继续响个不停。

佐久间逡巡片刻，还是决定前去开门。这时候还得看病，实在让人心烦。可是，屋里的电灯亮着。还能瞒住别人说医生已经睡着了吗？

“大夫，麻烦您为我朋友诊察一下。我们坐出租车来到这里。我这个朋友突然不对劲了。”

这个年轻人体格相当不错，一眼看上像个运动健将。

“怎么样？是不是酒喝多了？”

佐久间先来一个极其平凡的质问。喝醉酒看医生，这种情形几乎很少见，他不是不知道。他说这一句话，确实有随便看一下，将之打发回去的意思。

“不！……他可以说猝然病发……人好像死了。”

“什么？！”

佐久间不觉一怔。

“我把病人带进来行吗？”

“呃……”

（真要命！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

虽然一肚子牢骚，但是，作为医生，能拒绝前来求诊的患者吗？今晚的棋赢了，此刻的心情还不错——正是这一点才使他没有摆出不耐烦的神色。

他把急诊病人前来的事情告诉了在房间里看电视的妻子稻子。稻子为了要准备诊室里的东西，披着绯色的睡袍站

起来。

一会儿，刚才那个年轻人和出租车司机抬着一个矮小而似乎不省人事的病人进来。

“先生，对不起，我这就走了。”

出租车司机好像不愿意受到拖累，显露出急欲离开的神情。年轻人把车钱付给他，并且说了不必找钱。

“我的名字叫森义隆，我住在附近一家叫做旭洋镀金公司的宿舍，今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自称姓森的青年行了一个礼之后，要求出租车司机留下他的名字。

神里清报了设在东京目黑区“极东交通”公司的名称和自己的名字。

神里走后，佐久间在森的陪同之下，开始为病人诊察。

这个病人的面孔瘦小而端正。这两个年轻人既然是朋友，年龄应该是相差无几的吧？不过，看起来这个人的年龄好像比森小两三岁。

病人的眼睛微开，好像偷窥什么的表情。先检查瞳孔——眼睛的散瞳现象极其明显。他显然已经死了。脉搏已完全停止。死亡时间大概是十多分钟前吧？

死者脸上未见多少痛苦之色，也没有看到呕吐过的痕迹。

“可能是心脏麻痹……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佐久间悻悻然地问道。深夜里抬这么一个猝死的人进来，他已十分不悦，而现在连死因都看不出来，身为一个医生还能心平气和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们从羽田机场坐出租车回来的路上发生的事情。”

森回答的表情有些僵硬。日光灯在他崭新的西装上反射着深蓝色的光线。

“没有怎么样，一个人怎么会死？”

佐久间边说边想着因自然原因而猝死的几种可能。内因性猝死的人，大多由于心脏或血管疾患，其次就是呼吸器管疾患，而这个比例在心脏疾患的半数之下。第三个原因是脑以及脑腺疾患……

（可能是心脏发生休克的吧？）

佐久间准备解开死者所穿褐色的运动衣上装，森立刻伸手帮忙。上衣的胸前绣有“谷口”这个名字。

“在飞机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有点不舒服……”

“你们是从哪里回来的？”

“我们参加NTB观光旅行团，去了菲律宾、香港、澳门、台北这几个地方。”

“那一定是由于疲劳的关系吧？”

解开死者上衣时，佐久间不觉吃了一惊。运动衣上装底下穿的是开领衬衫，而里面只有一件背心！

“原因在于疲劳，是不是？我这个朋友，心脏一向就不太好的。”

“直接原因应该是受寒吧！这样的冷天还穿着开领衬衫，这怎么受得了？这胳膊上的鹅皮现象，你看到没有？”

佐久间用手指给森看。死者身上还没有看到尸斑，不过，部分皮肤上确实有着汗毛竖立的现象。

“这是什么?”

“就是一般所谓的鸡皮疙瘩。遇到异常的寒冷时，不是会起这样的现象吗?……这也是尸体僵直迹象之一，尤其常见于淹死或冻死者。这就是受过寒的证明。那边的天气不是相当暖和吗?”

“是的——”

森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是由台北经大阪回来的。台北的气温有二十二三度。大家都是穿短袖衬衫的哪!”

“就是这个疏忽使他变成这样的!”

医生认为自己终于查明了死因。

“这里的气温已经低到五六度，有风的地方甚至于冷到二三度。温度相差20度以上，这不等于把一个刚洗过热水澡的人突然塞进冷库里去吗?这样，不心脏麻痹才怪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拉近医疗用台灯，开始检查死者的肌肤，看看有没有外伤。死者的肌肤格外白皙。医生看到绑在左手小指和无名指上的绷带。

“这是怎么来的呢?”

佐久间特别问了一下。

“他在香港上坡道的时候，好像受了一点伤。这和死因应该是无关的吧?”

“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大概是两三天前吧?”

森抬起头望着白色的诊察室墙壁。虽然他装作追忆的神

情，却没有真正在想。这也不能怪他。现在面临好友之死，他哪有心情追忆旅行中的一些琐事呢？

“呃……”

佐久间将头歪了一下，因为他对这个伤有些疑惑。虽然只是一点小伤，如果恶性细菌由此侵入，不是也会致人于死地吗？破伤风就是这样的。

不过，由外表看来，也无法断定。

“这也算是横死案件，非向警察通报不可。我会叫人打电话给警察分局的。”

“我这个朋友的命没办法救活了吗？”

一直显得相当镇定的森，这时以类似哀求的声音说。

“不可能！这个人已经完全断气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不是说过吗？这是横死案件，我们非报警不可。必要时，还要解剖尸体哪。”

“那……大夫，这就劳您驾来处理了。”

“我知道……”

佐久间诊所所在地区由神奈川县警察局港北分局管辖。佐久间为死者穿上衣服——这时，他的视线忽然落在尸体上。

遗体的腹部是凹了进去的。这个凹陷有些异乎寻常。

“森先生……”

“是……”

森瞪大了眼睛。

“这个人是不是几天没有吃东西？不然，肚子怎么这样

凹进去呢？”

“是啊。”

森开口就证明了医生的判断完全正确。

“开始觉得不舒服之后，我这个朋友只知道喝水。他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这就不对啦！一个人吃了东西，才会有体力。即使有点寒冷，有了体力就能熬得住。人体就是这么微妙的东西呀！”

“大夫，是不是真的没救了？”

“这有什么办法？如果一定要想办法只有带到大医院去试试看了。不过，结果还是没有用的。当务之急，我看还是通知警察吧！”

佐久间虽然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有着一些疑团——

（虽然天气冷，这个年轻人会轻易引起休克吗？莫非这个人是胸腺淋巴体质之类的异常体质？）

新保光夫警员手表上的日历跳成“30星期二”了。今晚和他搭配值班的是荒木警员。入夜后的港北警察分局办公室里冷得真叫人受不了。

新保警员把煤油炉烧得通红，又让一壶开水沸腾着响个不停。他刚准备打个盹，却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吵醒。

“喂——我这里是佐久间诊所……”

电话里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对方说，他们的诊所刚接到一位被人抬进来的急诊病人，诊察结果这个人业已死亡。死因似乎是由于心脏休克引